# 想要获取更多资源吗?

**点击上方图片，即可进入修行资料中心，探索浩如烟海的佛经经典、禅修指南、开示讲记以及实修方法等珍贵内容。这里汇集了助您精进修行的各类资源，无论您是初学者还是资深修行者，都能在此找到滋养法身慧命的甘露法雨，开启智慧，增长福德，成就菩提！**

出家不忘忠貞志

我雖然出家了，我沒有忘掉忠心為國的這種思想。

◎一九九三年一月十二日
開示於臺灣板橋臺北縣立體育館

這個楞嚴大悲法會已經兩天了，我們這個法會的人雖然參加法會，心還是不怎麼樣誠懇，也都是隨喜參加，沒有認真來懺悔，來誦經、禮佛、拜懺，一切都沒有認真。所以看著人這種的氣啊！不是很踴躍、很誠懇的；可是我們這個說法的人，應該說的法，要送到每一個人耳朵裏，流到心裏去，把它記得。說法的聲音一定要宏亮，可是我這一次聲音不太宏亮，因為感冒了，喉嚨也好像總有一口痰在那兒，沒有吐出來。臺灣這個氣候和美國的氣候不一樣，尤其在這個冷暖變化無常的時候，就沒有防備得好，所以我講話的聲音有點不太清楚。雖然不太清楚，一般的人還是盼望我來講，這是所謂虛與，勉為其難，所以很對不起你們各位聽眾。

可是青年人講法，要一字一句的，講出來的話必須要清清楚楚，不能在這個語言之中混合不清，令聽眾來不及聽，好像放鞭、放炮似的，這樣子不要出來講法。講法的人要鄭重其事，不是那麼隨隨便便、嘻嘻哈哈的，自己的威儀也沒有，態度也很草率的，令人聽得來不及聽。不要說旁人，我就聽不清楚。我這也是一個笨人，所以人家講話講得不清楚，我就聽不清楚；聽不清楚，我就不知道他在講什麼。

每一個人出來講，這是學習的期間，所以時間也不太多，譬如有翻譯，只可以講三分鐘，翻譯三分鐘，不可以講得不清楚，還願意講。每一天，一個人六分鐘，連講帶翻譯六分鐘，有四個人出來講就可以了。這四個人必須要會講話的，因為面對這麼多的觀眾，你講出來的話，什麼意思也沒有，令人聽了是乾燥無味，也令人坐在那個地方，坐也坐不住，站起來又不好意思。所以這一點，各位講的人要特別注意，在這兒你就講一句話，你把它講得送到人的心裏去，不可以只你自己懂了，旁人聽不懂，這是老韃子看戲，白搭工了！所以這一點很要緊的。

能講的固然要講，不能講的，是慢慢聽人家講來學習。我到什麼地方，帶著人都是學校，在這兒要訓練能說法的人才。在廟上要訓練，到外邊也要訓練。一天不必多人出來講，每天你們不要盼我來不來呀？我來不來啊，沒有人確實知道。我有時間就來，沒有時間就不來。雖然我人不來，我的精神還是在這個法會裏邊。為什麼我精神要到這兒來？我要看一看每一個人的誠心如何，是不是在這兒真正要隨喜法會？是不是隨梆唱影的？所以我今天一開始說，人還不夠誠心；不是不誠心，也有一點點誠心，可是不夠誠心。

在這個法會裏頭不可以交頭接耳，不可以在下邊那兒私開小會，你這樣子就會擾亂旁人聽法的情緒。這你不單沒能擁護道場，而且你還對道場有所障礙，所以這一點各位要知道。

因為時間不多，每一天先選出四個人，兩個男的，兩個女的，出來講法，免得男女不平等。說：「叫男人講，就不叫女人講；或者叫女人講，又不叫男人講。」現在男界的出家人、在家人比較少一點，女界多一點，不妨每天一個比丘、三個比丘尼出來講。出來講的都要會講的，講法要有講法的聲音，要有抑揚頓挫，也要有長短高低平；講的義理，要有這個真實的意思在裏頭。無論你講什麼，不需要東扯西拉的，要開門見山，就是令人人都聽得懂。這是一個大眾化的講法，不要故意故示高深，講得人也莫名奇妙，講來講去把人越講越糊塗，這個不是一個講法的方法；也不要盡咬文嚼字，就用通俗的白話來講法。因為現代的風氣，你講得咬文嚼字，東扯西拉，人都沒有時間來聽。

那麼以後大家你們來參加法會，不管我來和沒來，我都在這兒參加了。我既然來了，我的精神是在法會這兒。你不要以為我到這兒了，你就打起精神來了，有了興趣了；我不在這兒，你就垂頭喪氣，在那兒精神也沒有了，要睡覺，要退席，這就是不誠心哪！你不要著這個相，不要說宣化法師來了，這個誠心就來了；宣化法師不在這兒，就沒有誠心了，這是不可以。

還有我走路，我不願意人給我叩頭，我也不願意人在半路，截著我來供養。你要供養，你有誠心，你放到那個箱子裏。你要是怕我不知道，你可以把你的姓名、法名都寫上，然後我自然就會知道的。所以不要我一來，就人擠人哪，擠得水洩不通，走路也沒有路走了，你們這是一個最不恭敬的行為。攔路來和我要講話、要問問題，這也是最不恭敬的。

你根本是個佛教徒，應該懂得規矩，這禮儀三百，威儀三千，不可以妄動，不可以出眾，不可以隨隨便便的。你隨隨便便，那就證明你貪心很大的，你雖然來聽法，你是抱著一種貪心來的，不是真正為法而來的。所以這一點，希望你們這些誠心的佛教徒，不要再攔路。人家攔路劫財，你們攔路來供養，這是一樣的道理。你令我走路，沒有路可通了，這你不是來擁護佛法，你是來障礙佛法了，這一點是我們每一個佛教徒最低限度應該知道的。

今天也是有所感觸，願意把我心裏頭的話，對你們各位講一講。你們願意聽，就聽一聽；不願意聽呢，可以退席的。什麼話呢？我到美國已經三十多年了，中間經過的年、月、日、時，也不算短了，不論是美國人、中國人，都希望我改變我的國籍，入美國的國籍，做為美國的公民。說是美國的護照，走遍天下都是最方便的；美國的公民，走遍全世界，都是受人恭敬的。中國護照那個性質就不同了，拿中華民國的護照，到共產黨的國家裏頭去，共產黨就不願意給簽證，共產黨就歧視；拿中國人民政府的護照，到各處更令人怕，不是怕他國大、人多，而是怕

他這個法律有問題。所以趕快入美國籍，這是好的。

那麼三十多年來，官方、民方都有很多人，向我來提議這個問題。可是我因為是中國人，我不論共產黨，還是國民黨，他們把國家弄得怎麼樣，我還是中國人。

報紙上說我若不是共產黨，不會流浪到海外。我並不是怕共產黨，跑到海外來的。可是我在東北的時候，從哈爾濱到了吉林，我走出來的時候，還可以出來；想要回去嘛！就要路條。我不是在共產黨的範圍內居留，所以這個路條，我就沒有法子找去，所以回不去了。回不去，我從吉林又到錦州。我離開哈爾濱，哈爾濱就被共產黨佔領了；我到了吉林，吉林還有國民黨在那兒駐守；等我一到錦州，吉林和哈爾濱就不通了，交通斷絕了。我又到長春，到了長春，吉林又不能回去了。那麼到遼寧，本來想要回哈爾濱，可是人人都是很關心我，叫我不要回去了。那麼這樣子我就到了天津，住在大悲院，那時候還是一個沙彌。以後從天津就到上海，上海以後就到武昌，一路一路的，我前步走了，後步就被共產黨給佔領了。這麼樣子，等我到了廣州，舊曆八月十八那天，我從廣州又到了香港。那麼八月二十，大約我走了三天之後，廣州也被共產黨佔領了。就這樣子到了香港之後，再回廣州也回不去了。

這是時節因緣所湊合的，我並不是怕共產黨。我生來是一個天不怕、地不怕、神不怕、鬼不怕的人，我也不怕美國人說中國話。那麼這樣子到了香港，在香港住了十多年。我大約是一九四八年到了香港，等到一九六二年就到了美國。在香港的期間，到過澳洲、緬甸、泰國、新加坡都到過。可是我到處都不受人歡迎，為什麼呢？我這個人沒有什麼人緣，誰見到我，就都遠遠地跑，出家人、在家人都是。

這麼樣子，我一九六二年到達美國，在美國最初住到一個地下室裏邊。這個地下室有門沒窗戶，白天是黑的，晚間當然更是黑的啦！就等於在墳墓裏頭住一樣的。所以我到了美國之後，我自己嘲笑自己，給自己起個名字，就叫「墓中僧」。在墳墓裏頭的一個和尚。為什麼叫這麼個名字呢？我因為自己不願和人爭名，不願意爭利，不願意和人爭勝負，我就等於在墳墓裏頭一樣。

在東北的時候，我出家之後，曾經也有一個名字，叫什麼呢？叫「活死人」。為什麼叫活死人呢？因為我人雖然活著，我不和人爭名奪利，不和人爭，我也不貪。我這一生啊！無論做任何的事情，我不求代價的，不拿錢的，所以叫活死人。這個人雖然活著，也就等於死了一樣，到了美國又叫墓中僧。大學裏請我去講演，我也是用墓中僧的名義去講。

那麼這樣子經過一段時間，等到一九六八年--就是現在隨團來的這位易教授、易博士、易居士，我也不知叫他什麼名字好。那麼就遇著他了，不過他不是一九六八年遇著的，大約一九六六年哪？是六五年？這我記不清楚了。遇到他，以後他到臺灣來學習中文，我就叫他到臺灣訪尋善知識，來皈依三寶，因為他是一個猶太人。他到臺灣，我介紹他幾個法師，他各處都去了，都覺得沒有緣；不是人沒有緣，是錢沒有緣。他說臺灣這兒佛教都是要錢的，我皈依誰，就要紅包。他也沒有多少錢，就不皈依了，回去就要求皈依我，我說：「你可以慢慢等一等。」

那麼以後他就從西雅圖，帶來大約三十多個人，有讀博士的，有讀學士的，有讀master（碩士）的。這大約有三十多個人吧！，還有一些個不讀書的人，也都一起來，因為他在美國人緣還不錯，介紹他們都來聽講《楞嚴經》。在講《楞嚴經》的期間是暑假班，講了九十六天。以後就有些人從西雅圖轉學轉到三藩市來，這個易博士他也是其中之一。

那麼轉到三藩市，由那時起，我天天都在講經說法。我的願力是有這一口氣存在，我就要講經說法；等這口氣沒有了，就不講了。所以我現在雖然有病，我還是盡我的最大努力，給大家來說法。我知道大家不一定願意聽我所說的法，可是我也不能因為多數人不願意聽，我就不講了。我還是就有一個人他願意聽我說法，我也講；甚至於沒有人聽，我還是自己對鬼來講，對神來講，對一切有靈性的來講，這是我一個大概、簡單的意思。

所以我看見報紙說：「這個宣化是一個流浪漢。」不錯，我現在是流浪漢。雖然中華民國也不一定要我這個國民，共產黨也不一定要我這個國民，因為國家多我一個不多，少我一個不少。可是我是中國人哪！我就要念舊，我這個人就是不忘舊，所以我寫了一首詩不是詩，偈不是偈，就叫它很簡單的幾句話。

我現在從美國回到臺灣，我不是講經說法的，我不是弘法的，我是訪問來的，我是向所有的耆德高僧來學習的。我也不是高僧，也不是耆德，報紙上這麼稱呼，這是我愧不敢當的名詞。

我以前在年輕的時候，想要創革命，可是沒有能成功，我以後就不問政治的興衰啦！治亂啦！不問了！我已經是活死人，又是一個墓中的和尚，和一般的和尚，我是比不了的。一般的和尚都有道有德，在那兒弘揚佛法，我是弘揚佛法不夠資格的人，所以我沒有資格來弘揚佛法，我是跟著大家來學習。

那麼現在，最後我要把我這幾句淺白淡語，對大家說一說。我說：

中華混亂數十年，
傷時感事淚成泉，
此身愧具回天手，

往昔難彈落日弦，
世途崎嶇人鬼詐，
宦海浮沈彼此煎，
出家未忘忠貞志，
不改國籍溯本源。

我這八句俚語、八句淺白淡語，是說明了我這個思想，說明了我這個行為，說明我這個志願。我可以略略解釋一下，說：

「中華混亂數十年」，這是說的我們中國人在這個水深火熱裏頭度生活，還不自覺，還不存報國的心。我怎麼說臺灣有這個累卵之勢，為什麼呢？都是各自為政，不團結。商人發財發得很多，應該盡忠報國，可是對國家都不相信。怎麼證明他不相信呢？因為他投資到外國去，把自己國內的力量都分撥到外國去，這商人不夠忠心。你就富稱敵國，你沒有報國的思想，這還是窮人啊！這是不懂道理的人，不愛護國家，只是自私自利，這是一點。

老百姓雖然說有的信佛了，但是不信的還是很多，這對於國家是一個損失。老百姓若真正都信佛、拜佛、懂得因果了，他就不會去殺人放火呀！偷盜啊！強搶啊！販毒啊！投機取巧啊！玩大家樂呀！賭股票啊！不會有這樣的行為，這是國家一個不祥的預兆。

還有學生，根本把教育都忘了，只在皮毛上轉轉，把孔教置諸腦後，沒有人提倡孝悌忠信、禮義廉恥、忠心愛國這種的道理，都是在求名求利上用功夫，這一點也是國家的不祥之兆。

那麼人都不知道愛惜自己的生命財產，隨便揮霍撩亂，這對國家也是大不祥的一個地方。

民為邦本，
本固邦寧。

這對國有種種的不祥、種種的不利，這是我所以說臺灣有這個累卵之勢，很危險。這不是大言聳聽，令人故意來害怕，不是這樣的，所以說中華混亂數十年。現在，發財的人有，哪一個能以把財產都捐獻給國家？這個財產小的不算；財產大的，我在臺灣，沒有聽說哪一個為國捐獻所有的財產，沒有，都是為自己自私自利，留著給兒孫後代。

其實你這個兒子若比你強：

養子強如父，
留財做什麼？

他比你有志氣、有本領，你能發財，他比你更發得大，你給他留那麼多幹什麼？所以說：

兒孫自有兒孫福，
莫為兒孫做馬牛。

你錢再多，死了帶不進棺材去。我這個話誰都聽過，可是人人都不注意這一點，這個邏輯學人人都忘了。都是在那兒爭啊、貪啊、求啊、自私、自利、打妄語。我說的是說大多數，不是說少數。你不要以為有人也願意捐所有財產給國家，這都是少數的，不多。所以說中華混亂數十年。

「傷時感世淚成泉」，我傷嘆這個時候，又感慨這個世間的事，所以淚成泉。很多聰明人不做聰明事，做糊塗事；很多糊塗人想做聰明事，他不知道怎麼樣做，這是一種不圓滿的地方。

「此身愧具回天手」，說我這一身哪、盡這一個身體。愧具回天手，我沒有回天的手段。我若有回天的手段，我應該把中華民國、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想法子，令他們都知道怎麼樣救國、治國，怎麼樣治理天下，怎麼樣才能做一個堂堂大國的風度？

「往昔難彈落日弦」，我以前為什麼要創革命呢？我因為看見日本人侵略中國，是太不公平，所以我想要創革命打日本人。可是我始終也沒有走上那條路，因為這個，我就不過問世事了。

「世途崎嶇人鬼詐」，那麼我又看見世途崎嶇，世間這個道路崎嶇難行、彎彎曲曲的、很危險的。人鬼詐，中國人對於「鬼佬」是互相欺詐，「鬼佬」也學會了，對中國人也用這種手段，以牙還牙，你欺騙我，我也欺騙你，全世界成一個互相欺騙的世界。

「宦海浮沉彼此煎」，這個做官的都是在那兒排除異己。你是我這個黨，是我這個派，我就用我這個自私自利的心，來提拔你。你若和我不是一黨一派，我就排斥你，令你抑鬱不得志。所以宦海浮沉彼此煎，彼此互相熬煎。

「出家未忘忠貞志」，我雖然出家了，我沒有忘掉忠心為國的這種思想，我不能改變我的志氣。我是中國人，永遠是中國人，我生生世世、在在處處都要是中國人。等中國人真正強大了，那時候我或者已經不在了，或者還在；不管在不在，我希望我這一生，最低限度不改變我的國籍，我不貪任何的便宜和方便。所以說「不改國籍溯本源」，我不改變我自己的國籍，我還沒

有忘本。這是我幾句淺白的話，你們各位大約對我稍微會瞭解一點。